

72932

盜俠帖金  
下

盜俠帖金  
下

### 第三三章 山麓有间茅屋

车轮辘辘，七匹马牵着辘辘的车轮向西、一直向西。

这一天，由于钱二麻子找麻烦的缘故，兴许也由于少了一匹马的原因；直到太阳偏西，马车才进入尉氏县城。

唐锦和不主张匆匆赶路，诸众便在尉氏留宿。吃喝拉撒不在话下，酒足饭饱后大家又结伴逛了一回街，也无是非。入夜，该投宿者投宿，该回马车睡觉者回马车睡觉，倒也又是鸡宁犬安的一夜。

第二天鸡鸣造饭、天明动身。七匹马吃了一夜草料，真正是生龙活虎、疾蹄如飞，不片刻，已把身后的尉氏县城抛到遥远的晨雾中。

马儿生龙活虎，众人也大都活虎生龙，却唯有唐锦和无精打采；看他似乎一夜没睡足，伴随车轮滚动，又沉入了梦乡。

旅途无聊，唐锦和那厢睡大觉众人愈觉无聊。于是，梅雪缠住万病，定要让他说个笑话；万病无奈只得点头应允，却搜索枯肠思忖了好半晌，这才张口说道：

“有一个和尚，又有一个和尚，还有一个和尚，后来又来了个和尚；一共是五个和尚，这五个……”

梅雪截住他的话，摆着手道：“不对不对，一共是四个和尚，四个和尚。”

万病强词夺理道：“我说五个和尚，一定就是五个和尚。”

梅雪叽叽喳喳道：“你刚才分明是数了四个和尚，我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怎……”

她一言未毕，诧眼却见睡梦中的唐锦和一骨碌爬起来，强睁着惺松的眼睛，似呓语道：“五个和尚，是五个和尚。”

梅雪愕然，有些不尴不尬，却又不好据理力争；遂叹了口气，不无委屈地闭上了小嘴。

万病托掌笑道：“怎么样，到底还是我对，我说五个和尚，理所当然便是五个和尚。”

唐锦和像随声附和、也像自言自语道：“不错，是五个和尚。”顿一顿，自责又道：“我真该死，也真愚笨；这些天总觉得有什么记不起来，却始终没想到是五个和尚。”

万病隐去笑容，疑惑道：“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头，唐小偷，你究竟是在说什么啊？”

唐锦和淡淡道：“那你究竟在说什么？”

万病道：“我自自然是在说笑话。”

唐锦和揶揄道：“牛头不对马嘴，我在说和尚，你却说笑话，这成何体统。”

万病忿然道：“他爹的，我的笑话就是说和尚，这有什么牛头马嘴对不对？还要成什么狗屁体统。”

唐锦和一笑，对万病的忿然之情置若罔闻，却转目望向言燕飞，问道：“言姑娘，此地离新郑县有多少路程？”

言燕飞忖忖，道：“你问巧了，我们现在大概已经进入了新郑县境。”

唐锦和长长松了口气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唵嘛呢叭弥牟，麻曷倪牙纳，积都特巴达，积特些纳，……”

言燕飞莫名其妙，小心问道：“唐兄，你不是说梦话吧？”

唐锦和微笑道：“我念几句经，是感谢佛祖菩萨，没有教我误入歧途；当然不是梦话。”

言燕飞笑道：“你吓了我一跳。”

唐锦和道：“新郑县有座大隗山，言姑娘知道么？”

言燕飞道：“大隗山在县城东南不远，是座荒凉的山。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唐兄问大隗山，是何缘故。”

唐锦和道：“我想找和尚，五个和尚。”

言燕飞困惑道：“这……？”

唐锦和沉吟道：“五个和尚中，有个老和尚叫宏慈；还有个‘小和尚，是称元忍。”

一旁，万病闻言，顿时恍然大悟。他曾听唐锦和说过五个和尚招选贤才那段奇闻，同时也想象得出五个和尚与血匕必有牵连；这时听唐锦和一说，才解开了牛头不对马嘴的关窍，心中的忿然之情亦随之化为乌有。

言燕飞思忖道：“如果我没记错，本会中黄河分舵新郑堂的香主，就是一个法名宏慈的老僧；那宏慈好像是有四个弟子。”

唐锦和道：“这就对了，我要找的宏慈肯定就是新郑堂香主宏慈。……请言姑娘告诉车把式，立即转向东南，直奔大隗山；

快，但愿我们能超前一步。”

言燕飞仍旧不明不白，却也感觉到事关重大；她当即掀开幕前帘，命车把式迅速前往大隗山；这之后，她回身问唐锦和道：“唐兄，你找那宏慈老僧是有要紧事吗？”

唐锦和喃喃道：“我只希望能救他老和尚一命。”

马车改道东南，愈走愈是荒凉，渐近大隗山时，周围已见不到人烟。且道路崎岖不平，马车行驶之中，就像是波涛中颠簸的小舟。

将近山麓，马车已无法行进，车把式勒住了马缰。

唐锦和、万病、言燕飞、梅雪跳下车来，张目望去：只见大隗山荆棘丛生，乱石嶙峋；在半山腰树灌之中，隐隐约约一座梵宇，依稀闪露出灰濛濛的房脊和飞檐。

山麓，有一间茅屋。

四周一片荒芜，渺无人烟，山麓的这间茅屋便分外引人注目；而更加引人注目的是，这居然是一间簇新茅屋。

门上涂着鲜艳的漆，窗上裱着洁白的纸。门紧掩着、窗紧闭着，茅屋里没一点动静。

万病屏息听一听，肯定道：“屋里没有人。”

言燕飞道：“这好像是猎户的屋，也许猎人上山了。”

梅雪突发奇想，道：“会不会是一对私奔的男女呢？”

唐锦和搓一搓鼻子，没头没脑道：“我们怕是已经晚了。”说罢，他迈步向茅屋走去。万病、言燕飞和梅雪列成一排，各自带着各自的疑惑，跟随唐锦和走向茅屋。

不数步，众人抵茅屋前站下，唐锦和又搓一搓鼻子。一旁，万病却迫不急待，早抢前一步，伸手就要去拽那新漆的门。

唐锦和急忙一推，万病趑趄退开，如雷般喝道：“屎巴牛，

你找死么？”

万病忿忿道：“唐小偷，你喳呼什么？”

唐锦和声色俱厉道：“屎巴牛，如果你不想上西天、下地狱，那就最好不要去动那扇门！”

万病缩一缩脖子，似乎真的害怕，退开了两步。

言燕飞和梅雪在一旁莫名其妙，不知唐锦和因何若大火气？而在她俩看来，无论是这扇门还是那扇窗，都与上西天、下地狱风马牛不相及。

鬼知道他搞得什么名堂、弄得什么玄虚？

唐锦和紧皱双眉沉思须臾，又仔细观看了茅屋一回；未了点点头，转身对言燕飞和梅雪道：“两位姑娘，你们要么回到马车上，要么走远一点躲起来，请自便。”

言燕飞不解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唐锦和一本正经道：“因为我和万病先生要撒尿。”

言燕飞和梅雪骤然满面飞红。

万病大声道：“他爹的。我才不撒尿、不撒！”

唐锦和当即幻出一脸煞气，满目凶光瞪定万病，一定一顿道：“我要你撒，你非撒不可！”

万病瑟缩了一下，喃喃道：“撒尿便撒尿，你又何必要扮成吃人的样子；再说，就算是玉皇大帝太上老君，也没有逼人撒尿的道理。”

唐锦和暗暗一笑，又对言燕飞、梅雪道：“请吧，姑娘们。”

言燕飞与梅雪虽猜不透唐锦和的用意，便更没有观看大男人撒尿的道理；于是俩人快快转到侧旁一块大岩石的后面，双双猫下腰去。

唐锦和见她俩隐住身躯，便果真解开下衣，对准茅房门边的墙角撒下尿去。那厢万病迫不得已，也只好学着唐锦和的模

样，勉强冲那墙角撒了半碗多尿。

尿毕，唐锦和系罢衣裤，松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好了。”

言燕飞和梅雪听到：“好了”，这才低垂着头，慢慢腾腾地从岩石后面走了出来，……

万病悻悻道：“唐小偷，你还有什么花招？”

唐锦和微笑道：“接下来的花招是，你可以打开那门了。”

万病愤愤不平道：“操他爹，为何你说怎样便怎样？现在就不上西天、不入地狱了么？”他说归说、做归做，一边嘴里叨叨不休；另一边却早伸出手，拽开了茅屋紧闭的门。

门开启时，一股血腥气扑出来。

这一刹那，万病双目僵直，呆呆怔住。

言燕飞和梅雪透门向屋里望去，只一眼，便双双面如墙皮惨白；栗栗危惧，毛骨悚然。

茅屋里没有家具、餐具、洗具、漱具，什么用具也没有；有的只是和尚，直挺挺死在地上的和尚。

此外还有血，和尚的血。

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共四个和尚；其中三个和尚身穿灰色僧衣，另一个银须盈尺的老僧半裹着一件袈裟。

每个和尚左胸的心脏部位，都深深插着一柄涂了朱砂丹漆的匕首：血匕。

……荒山脚下的一间簇新茅屋，屋里血流成河，血污之中直挺挺横着四个和尚，每个和尚的胸前都插一柄血匕，……。当今世上，或许再也没有比这更可骇、更恐怖的情景了。

万病用力摇晃着麻木的脑袋，低声自言自语道：“可恶，血匕行事从来都这样滴水不漏。”

唐锦和忽然道：“不，也许还漏了一滴水。”他说着，早一个箭步冲入屋内；弯腰把那裹袈裟的老僧抱起来，伸手贴住老

僧后背督脉：“命门”穴，缓缓输入真气，……

万病跟进茅屋，半蹲下来，道：“这和尚便是宏慈吧？他还活着么？”

唐锦和没说话，只点了点头。

这时，言燕飞和梅雪也相继走进来；她俩紧张注视着宏慈老僧苍白的脸，却连大气也不敢出。

唐锦和的真气连绵不绝输入宏慈体内。渐渐地，宏慈苍白的脸孔奇迹般泛出了血色；接着，宏慈又再生了微弱的呼吸；片刻后，宏慈的呼吸变粗；终于，宏慈掀起了眼睑。

万病努力克制着才没发出欢呼。

宏慈睁开眼睛，目光茫然；少顷，他似乎记起什么，脸上表露出怨恨之情；这之后，他看见了唐锦和。

言燕飞从宏慈的眼神里，看出这老僧认出了唐锦和。

宏慈艰难地张开干涩的嘴唇，发着蚊蝇般的喉音道：“洛，洛……阳，白，白……眉，……”他极其艰难地吐着每一个字，刚刚有些血色的脸骤然又苍白了。

唐锦和忍着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滴落，再度把雄浑的真力输入宏慈的“命门”穴……。

然而，这一次宏慈的脸孔没有恢复血色；他怀着某种渴望看着唐锦和，想再说什么，却仅仅、仅仅张开了嘴；然后，他的头猛然向一侧歪去。

宏慈死了，就这样死了；他终究没能战胜死神，但他却留下了肯定是极其重要的四个字：“洛阳，白眉”。

很久很久，谁也没有开口说话；直到众人走出阴森的茅屋，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；万病才提起几分兴致，启齿道：

“我有一个问题。”

唐锦和叹口气，摇头道：“屎巴牛，你不要以为我是万事通，



我根本不知道‘洛阳白眉’是什么意思。”

万病道：“我的问题与‘洛阳白眉’无关。”

唐锦和冷冷道：“无关的问题又何必要问。”

万病道：“不问我憋得慌，会憋出尿来。”

唐锦和道：“为什么不会憋出尿来？”

万病道：“因为我的问题只是关于尿的问题。”稍一顿，急着又道：“唐小偷你说，为何非得撒泡尿，才能去开这扇门？”

唐锦和无可奈何咧咧嘴，淡言道：“也没什么，只是因为这间茅屋的下面，埋了大约五六百斤黑色火药。”

万病大吃一惊，险些没跳起来。

一旁言燕飞、梅雪闻言亦是心惊肉跳，却也有些将信将疑。言燕飞忍不住问道：“唐兄，你是说埋着会爆炸的火药吗？”

唐锦和道：“是的，刚才只要一开这扇门，我们几人连同这间茅屋都会一齐上西天。”

言燕飞仍疑惑道：“这，这真难令人置信，可你又……？”

唐锦和笑笑道：“我相信有一个精制的火镰子，就埋在适才我与万病撒尿的地方；而一旦启动这扇门，火镰子便会迸出火花，从而点燃一根裹了火药的导线；那导线燃得极快，瞬息间便能将那五六百斤黑色火药引爆……”

他说的绘声绘色，就像给几个孩童讲一个离奇的童话。

言燕飞愈发不肯置信了。

万病也不多言，早一把拽下黑铁剑；蹬蹬几步走到先前撒尿之处，也不嫌不干不净，挥动着剑便挖掘下去；……。

众人缄言，一齐注视着万病。却见万病掘不多时，忽然“啊”了一声；这之后，他那黑铁剑一挑，竟果然挑了一个湿漉漉的、精制的火镰子上来。

言燕飞目瞪口呆，怔立当场。

梅雪禁不住发出一声惊异的尖叫。

片晌，俟言燕飞从震惊中清醒，待她把询问的目光投向唐锦和时；却发现不知何时，唐锦和已走向了停在不远处的马车。言燕飞叹息一声，遂问万病道：“万兄，你说唐兄他怎会知晓，这地上埋着火药和火镰子？”

万病甩掉那火镰子，系回黑铁剑，道：“言大小姐，你没见唐小偷搓鼻子么？他属狗，这屋里的血腥气和地下的火药味自然逃不过他的鼻子。”

万病的解释不可谓不清楚，但言燕飞仍然感到惊奇之极；直到上了马车，直到马车调头走出很远一段路，她还在偷偷地、好奇地端详着唐锦和的鼻子。

马车踏上平坦的官道，便不颠簸了。

这片刻来，车上的人谁也没有开口说话，各人在想各人的心思。唐锦和微闭双眼，深深陷入对“洛阳白眉”的探索中；万病两眼发直，回想着险些上西天、下地狱的一幕，久久不能从后怕中得到解脱。

只有梅雪或许在想一件可笑的事，她始终紧紧抿着笑嘴，不敢笑出声来；但她想的事情可能太可笑，未了终于憋禁不住，先是打了个喷嚏，尔后格格地笑了个前仰后合。

言燕飞瞪她一眼，责斥道：“死丫头，你笑个什么？”

梅雪直起腰，胆怯地望望唐锦和与万病；忍住笑，喁喁道：“我是想，先前在车上我说是四个和尚；可唐大侠和万大侠都一口咬定，非说是五个和尚；现在想一想，那茅屋里不正是四个和尚吗？所以我……”说到这儿，她怕自己笑出来，急忙捂住了嘴。

言燕飞不觉也笑了一笑。

万病闻梅雪之言，胸中的郁闷顿然一扫而空，大笑道：“梅

姑娘言之有理，分明是四个和尚，怎偏偏非说五个和尚？唐小盗，你给梅姑娘解说解说。”

唐锦和睁开眼，随口道：“第五个和尚跑了。”

万病置疑道：“可你说血匕行事滴水不漏，怎么这一番杀人，居然给跑脱了一个和尚。”

梅雪原意是想跟唐锦和万病开个玩笑，以缓解车上郁郁寡欢的气氛；这时一听“血匕”二字，晓得说上正题，也就不再插科打诨了。

唐锦和道：“很简单，乃因杀死宏慈师徒四人者，恰好就是宏慈小最的徒弟；我记得那小和尚是唤做元忍。”

万病愕然道：“此话从何说起？”

唐锦和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闻到了宏慈嘴里蒙汗药的气味；这就是说，那小和尚元忍先给宏慈师徒喝下蒙汗药，然后把血匕一一插进他们的肝脏。”

万病恨道：“这么说，那小秃驴却是血匕的人。”

唐锦和道：“元忍的武功大约可直追宏慈，其为人的精明也远在吴大娘之上，所以他是血匕的人并不奇怪。”

万病切齿道：“这秃贼杀师灭祖，天理难容！”

唐锦和道：“杀人为灭口。为了灭口，血匕也许可以杀亲爹亲娘，徒弟杀师父自然不在话下。”

万病骂道：“操他爹，只可笑小秃驴最终也没完全灭了宏慈的口，老和尚到底还是说出一句‘洛阳白眉’来。”

唐锦和喃道：“宏慈内功精纯，因此才多活了个把时辰；只可叹他临终的‘洛阳白眉’之言，实在令人费解。”

侧旁，言燕飞忽然道：“唐兄，我想那‘洛阳白眉’之说，会不会是指洛阳城里一个叫白眉的人？”

唐锦和低沉道：“除此之外，也可能是指一个长着白眉毛的

人，我不能肯定。”

万病大声道：“管他是叫白眉的还是长着白眉毛，反正洛阳二字是确切无疑的；我们何不驱车直奔洛阳，查他爹个一清二白，如何？”

唐锦和不吱声，去望言燕飞。

言燕飞沉思俄刻，果断道：“为查明血匕真相，我同意暂且不去嵩山总舵，而直去洛阳。”

万病挥一挥拳头，激昂道：“好，咱就去洛阳；揪出那叫白眉或长白眉毛的家伙，把狗日的血匕砸他爹个稀巴烂！”

梅雪道：“……。”

说话之间，马车已返回到新郑县城；车把式在北城关的一座祠堂前停下马车，给马张罗饮水喂料去了。言燕飞跳下马车，找到龙华会新郑堂的一班弟兄，交待了妥善安葬宏慈师徒尸体事宜。

这时时已过午，成都府那厨子自一停车便忙碌饭菜；迄言燕飞回到车上，可巧饭菜上桌。

尽管菜香酒美，但众人大都因那茅屋里的恐怖景象萦怀，食不下咽；唯唐锦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连着吃了八个红油炸鸡蛋，直到吃得连连打嗝，才恋恋不舍地放下筷子；……。

人吃罢，马喂毕，马车改道登程，前往洛阳。然而唐锦和没有注意，改道后马车所去的方向；不再向西，而是朝北了。

万病饭中只喝了一肚子闷酒，酒多催眠，不俟马车走动，他便横在一隅响起了鼾雷。梅雪今日破例也喝了一点酒，起先还硬撑着不使自己入睡；却终究拗不过上下眼睑非要合拢，不久便靠在角落里睡熟了。

唐锦和倒反一点睡意也没有，他睁着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

去注视言燕飞；却发现言燕飞也是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，正在注视着自己。

一时间俩人都笑了，但笑的不尽相同：唐锦和的笑只是满面春风的笑，言燕飞却笑出一脸羞涩的霞红。

唐锦和幽默道：“我的瞌睡虫也许被万病偷去了。”

言燕飞一瞥梅雪，道：“我也不觉得困倦。”

唐锦和晒笑道：“那就让我们来谈点什么，譬如说，我们谈一谈龙华会总舵，好么？”

言燕飞颌首道：“好的。”

唐锦和挺直腰、盘起腿，道：“今日上午，我似乎听你说起，龙华会总舵是设在中岳嵩山；我没听错吧？”

言燕飞道：“本会总舵设置嵩山是一个外界鲜知的秘密，但唐兄大力协助本会抵御血匕，这秘密对你就无所谓了。”

唐锦和含笑道：“不瞞言姑娘，其实早在两年之前，我便从云子序老爷那里获知了这一秘密。”

言燕飞叹道：“云老先生倒真是无所不知。”

唐锦和道：“贵会总舵设在嵩山之事，肯定不止云子序一人知晓；不然的话，血匕焉能闯进贵会总舵？”

言燕飞忖忖，道：“无论是谁，也不管任何人，如想查明本会总舵，都绝非一件易事！”

唐锦和道：“我想那嵩山乃是中岳名山，终年游客不绝；其中难保没有人歪打正着，误入贵会总舵的地盘。”

言燕飞道：“不，绝不可能。总舵乃在山中一个极隐避的深谷，本无路径可寻，过去也从未发生游客误入总舵之事。”

唐锦和道：“可是另一方面，龙华会拥有数万之众。人心如面，怎知人人都会守口如瓶？”

言燕飞摇头道：“唐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”

唐锦和道：“哦？其二又如何？”

言燕飞道：“虽说龙华会有数万之众，但真正知道嵩山总舵的人寥寥无几；而能够泄露机密的人，则更是屈指可数。”

唐锦和扬扬眉毛道：“请言姑娘细说端详。”

言燕飞道：“总舵的一百弟兄和十数个闲杂之人，终年都不得离开总舵一步，是以他们身在总舵，却绝不能对任何人泄露秘密。这样一来，身在总舵而能够出入总舵的人，便只有爹爹、继母、邵大总管，以及聋哑两位大叔；总共是五个人。”

唐锦和喃喃道：“的确屈指可数。”

言燕飞道：“除此之外，还有另外十二个分舵的舵主，当然也都清楚总舵所在；若此加在一起，也只有十七个人。”

唐锦和沉吟道：“十七个人也不算多；但是还有必要添加上云老爷子和我说，这样……便有了十九个人。”

言燕飞不解道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唐锦和道：“我是说，我们忽然间意外得到了两个答案。”

言燕飞愈茫然道：“什么答案？”

唐锦和道：“是关于血匕何以出现在贵会总舵的答案。”

言燕飞亦惊亦喜道：“这倒确是意外。”稍一顿，急切又道：“是何答案，还请唐兄赐教。”

唐锦和道：“既然只有十九个人知道贵会总舵设置嵩山的秘密，又既然血匕闯入了你们总舵；那么，我的答案之一是：这十九人中，有人对与血匕有关的人泄露了秘密。”

言燕飞先迟疑、之后点一点头，道：“这答案之一似乎已经足够，那唐兄的答案之二又是什么呢？”

唐锦和肃然道：“我不是怀疑一切，但我必须怀疑：血匕的罪魁祸首就在这十九人中间！”

言燕飞不禁打了个寒噤；她沉思俄顷，摇着沉重的头道：

“不，这太可怕、太可怕了。”

唐锦和道：“我同样希望所有的人都善良，但事实是所有的人不可能都善良；正因为如此，才会有血匕！”

言燕飞道：“尽管你的话很有道理，可我还是倾向于同意你的答案之一，而对你的答案之二却不敢苟同。”

唐锦和笑一笑，道：“那就让我们先来验证一下。”

言燕飞困惑道：“验证？怎样验证？”

唐锦和道：“宏慈老僧所说的‘洛阳白眉’之言，肯定与血匕大有关联；因此，我们不妨先在这十九人中找一找，看其中是否有名唤白眉、或者长了白眉毛的人？”

言燕飞点点头，然后认真思索了须臾，肯定道：“龙华会方面的十七个人，没有一个人姓白，也没有一个人长着白眉毛！”她迟疑了一下，淡言又道：“只是我爹爹的眉毛中有几根白色的，可那是苍老的缘故。”

唐锦和微微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和云老爷子亦与白眉或白眉毛无关，看来我们的验证失败了。”

言燕飞道：“失败了便能够说明，血匕的罪魁祸首并不在咱们所议论的十九个人之内。”

唐锦和不置可否，只依违两可地笑一笑。

言燕飞也笑，道：“你的答案之二失败了。”

唐锦和道：“我庆幸我还有答案之一。”

言燕飞道：“对于你的答案之一，我考虑，似乎只有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解释。”

唐锦和淡淡道：“你怀疑云老爷子么？”

言燕飞道：“云老先生既然能本会总舵的秘密告诉你，当然也有可能把这秘密告诉与血匕有关的人。”

唐锦和伸欠道：“是的，是有这种可能。不过……”他拍一

拍自己额头，指着自己的鼻子道：“言姑娘，你为什么不怀疑是我把贵会总舵的秘密泄露了呢？”

言燕飞大惑不解道：“这，这……”

唐锦和道：“这世上有很多诱惑：金银、珠宝、美女、佳人、神功、利器……如此等等；试问占往今来又有几人，在这种诱惑面前毫不动心呢？”

言燕飞愕然道：“唐兄，你难道是说……？”

唐锦和道：“我是说，在我们所议论的十九人中，属于龙华会方面的十七个人；莫非都能抵御住金钱美女的诱惑，而不背叛龙华会么？”

言燕飞想了想喟道：“我自己也在这十七人中间，我不敢想象：这十七个人里有谁会泄露本会的机密？又有谁会背叛龙华会？”

唐锦和道：“是的，这十七人俱是支承龙华会的栋梁，理所当然都应该忠心耿耿，绝对可靠才是。”顿一顿，他苦笑笑，又道：“而这样一来，我的答案之一好像又陷入了窘境。”

言燕飞低沉道：“这问题太复杂。”

唐锦和叹道：“是复杂，我都为之困倦了。”

言燕飞道：“我们可不可让自己轻松一些？”

唐锦和微笑道：“那就让我们换一个简单些的题目。”

言燕飞睁亮眼，道：“什么题目简单？”

唐锦和道：“我迟早都要到龙华会总舵去，所以在此之前，我希望了解一些有关情况，例如，你刚才曾提到了聋哑两位大叔，你能具体说一说这两位聋哑大叔么？”

言燕飞眼睛里的亮光黯淡了一些，她不无勉强道：“好的。”



### 第三十四章 生母和继母

言燕飞道：

“聋哑两位大叔乃是一母同胞的兄弟，他俩一唤作独孤七、另一个唤作独孤九，都已跟了爹爹数十年；如今均年逾五旬，因练童子功始终未娶，十分受人敬重。两位大叔武功极高、禀性粗豪、人缘颇好，在总舵掌管食粮、肉禽、菜蔬及其他用品；来往运送、秉公分派，从未有出过差错，是本会的有功之臣。”

唐锦和一一听了，点头赞叹道：“独孤兄弟确乎难得，他二人果真是又聋又哑么？”

言燕飞笑一笑道：“说起聋哑却也有趣：独孤七大叔是聋而不哑，独孤九大叔乃哑而不聋；通常与两位大叔言谈，都是由